

热眼观世

摸蠼螋

□孙南辉

摆摊出售的蠼螋有没有野生的，我分不清楚。不过，我现在仍是这样认为，当年家乡成年人不摸蠼螋解馋的做法并不傻，“忌懒、忌馋”是忠厚传家的一部分。乡言“越闲越懒，越吃越馋”，这是经验之谈。成年人若不思正事，而是“钻窟窿打洞”光想着吃或乐，长期下去会走入邪路。古训“忌懒、忌馋”，也就是当今所说的“勤俭持家”，这是美德，到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。

麦收过后，一场大雨落下，天刚放晴树上就有了蝉声。该是摸蠼螋的时候了！

家乡常见的蝉有三种：螳蛄，蚱蝉和蛎螋，俗称“小蜻蜓”（“蜻”音jīng）“蠼螋”“熟了”，其幼虫统称为“蠼螋”。三蝉之中，小蜻蜓个头最小，出洞最早，在割麦之时就已听到它的鸣叫，有地方叫它“麦吱儿”；蠼螋个头最大，也最多，夏至前开始出洞，是三蝉的主角；熟了个头次于蛎螋，出洞多在中伏以后，此时谷穗开始弯腰、高粱正晒红米，田野丰收在望，因而乡民叫它“熟了”，若以时推之，其名当是“伏螋”。早年摸蠼螋，摸到的几乎都是蚱蝉。

摸蠼螋，在那时是少儿以玩耍为主的一项活动。当蠼螋在树上开始叫了，小哥、小姐妹们便以此为令，相约三五一群于街巷、村头树下，边说笑、边摸蠼螋。

家乡童谣：“蠼螋，趁天黑；钻出洞，爬树枝；爬得高，老鸹叨；爬得矮，小孩逮。”太阳落山，夜幕四合，蠼螋从洞中钻出，寻找近处的树木，尽最大努力快速地往上爬去，等待着金蝉脱壳的新生。当年，村民家中极少有手电筒，谁家有个“电棒子”也怕浪费电

池，一般小事舍不得用，哪能让小孩子用它弄闲情照蠼螋？油灯、后来有了电灯，都不是随意可拿的方便之物，因此，天黑后摸蠼螋只有围绕树木，两手曲着手指、先弯着腰后直起腰来，盲目地自下往上直摸。有人摸到一个，便高兴地告诉同伴：“摸着了”“又摸着一个。”有人忽然大骂一声后说“真倒霉”，原来他在树根部摸到一个屎壳郎。同伴打趣说：“你交了狗屎运，说不定今晚摸蠼螋能数第一。”伙伴们说说笑笑，看谁手气好、摸得多。机遇好的人，一晚上能摸到五六个，碰巧则更多。

有的蠼螋在日落前就已做好准备，把洞穴往上挖到离地皮很薄的地方，当挖出一个小孔看到光亮时就停止了动作，且待天黑后爬出来做最后的冲刺。有经验的孩童不等到天黑，就到附近的大树下看看，发现有比蚂蚁洞口稍大、比屎壳郎洞口小的“窟窿眼”，即用手指轻轻一扳，洞大了，圆的，直往下去，就断定必是蠼螋洞。于是把准备好的枝条试着插入洞中，往下不深之处就触及到了蠼螋。或许是这样家伙以为遇到了侵害，不能再忍耐了，便使出它的防卫工具，用两个前爪牢牢地抓住枝条不放，任凭孩童笑嘻嘻地把它引出洞来，收入囊中。

蠼螋怕水，倘若它爬出洞来突降大雨，就会被水淹个半死，连在地上快速爬动的力量也没有了，只有在原地任凭人们捡拾。

摸到手的蠼螋，几个小时内就会蜕变。为了不让它蜕变，回家后即用水泡或盐腌，第二天家中有油就煎食，没油就在柴火灰里烧吃。

蝉又名“蜩”，在先秦时代人们就知道食用它了。《礼记》载有“爵、鷕、蜩、范、芝”等30多种可食之物，都是民间进献给周天子享用的美味。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说吃蝉有三法，一是烤，再是蒸，三是煮，后两种还要佐以香菜。这里说的食用“蜩”“蝉”，当是蠼螋。在家乡，没听说有人吃蜕变后的蠼螋。

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说蚱蝉：“古人食之，夜以火取，谓之糴蝉。”此蝉是蜕变后的蠼螋。“糴蝉”最早见于《荀子》：“夫糴蝉者，务在明其火，振其树而已。”前两年，在枣庄市中老城区北部一个山村，我同几位老人闲谈得知，在1970年前，该村还有在黑夜里用火堆照树上蠼螋（糴蝉）的做法，“飞蝉扑火”也是自取灭亡，人们捡拾后去掉其羽翅，剁碎用辣椒炒吃，据说其味道不如蠼螋。

常春藤的梦

□闫吉文

漫步在一些公园小树林里，你自然会看到亭亭而立的树木，偶尔你也会关注到这些高直的树木上，攀附着缠绕着一段段青青的藤，这就是爱尔兰常春藤。顺着树干仰望蓝天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不仅仅是树干直冲云天，而且这软软的常春藤也在风云中自傲地摇曳若飞。

常春藤本是一种软软地在低处生长的植物，是作为一种室内或者公园的绿化植物，在室内吊篮中养一盆常春藤，自然地垂挂下来，如一道青青细瀑；在公园篱笆上养一串常春藤，它乖巧地缠绕着，给篱笆染上悦目的绿色，游赏的孩童，都可以随便走近，扯起它的长藤摇一摇。

那么，它怎会一飞冲天呢？殊不知，它柔软的是外表，里面跳动的却是一颗坚强向上不甘低落的心。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，清代袁枚歌咏的苔花，成了常春藤心中的标杆。它不甘于只存在地面上墙面上，不甘于仰视万物，它要展翅飞翔。

有这样的“飞天梦”！但是要想实现这个梦，仅仅靠自己，梦是要碎的，它要借助外力，它要借助大树巨干，方能傲立于高处。所以它选择了走到密密的丛林，走到高高的山岗，它要走出狭小的低矮的空间。它紧紧贴近树干，沿着树干，向上向前生长。它不与树木争水争养分争阳光，它的生活欲求很朴素。它有很好的适应能力，它不怕冷，北方地区通常可以露天越冬，它是阴性藤本植物，也不需要多少阳光，它反而成为树干的美妙点缀，让树干变得郁郁葱葱。它只求与大树一体，追随着树干的挺拔，在蓝天白云间展翅翱翔，放飞梦想。

常春藤，于是乎，不再是世人眼中的低垂的人尽可玩的藤，它成了一棵高高耸立的手难触及目须仰视的“树”。



绿影婆娑 张成林 摄

世间温情

竹影轻摇思念浓

□张升航

这一刻，我似乎与这碗竹笋达成默契，只因它在我身体深深扎根，待到来年春天，它将带着我对家乡的思念破土而出。

自古以来，竹子便深得人们喜爱。“露涤铅粉节，风扫青玉枝”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”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……文人墨客谱写的一曲曲歌颂竹的诗篇，让人敬佩的同时，不由对竹产生些许的“羡慕”。我想，竹的“成名”，或是因为它那坚贞不屈的高洁之姿，抑或是人们被它的凛凛气节所折服。

“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”，办公室的窗外，有十几棵无人照料且自由生长的竹子，伴随四季交替、风霜雨雪，孤独的它们也学会了繁衍生息，从最初种下的几棵到如今的一片，在杂草的陪伴下，长势喜人。每每微风吹过，竹叶开心地随风起舞，淡淡的竹香便四下溢开，沁人心肺。由于好久没关注过它们，近些日子，竟发现有几棵高大的竹子已经“蹿”到了办公室的窗户旁，时不时在风的鼓励下，调皮地用枝条敲打我的窗户，好似得意地说“快看我，我终于长大啦”。每逢工作闲暇时间，我喜欢站在竹下，任清风拂面，享受它们带给我的清凉，短短几分钟，夏日那股浮躁便得以安宁；有时，我也喜欢打开窗户静静地看着它们，看它们跳舞，看它们和我挥手。闻着竹香，任思绪飘向难忘的时光。

早些时候，我们家在丁山上有一片竹林。童年记忆中，我很喜欢和奶

奶一起上山挖竹笋。挑一个周末的早晨，奶奶背着挖笋的笋撬，我提着竹篮，拿着专属于我的小锄头跟在后面。我们祖孙俩迎着初升的阳光，沿着田埂一路往前。早晨的泥土还有点湿软，一不留神鞋上已沾满泥浆；两旁布满露水的杂草也调皮地将水滴留在我的裤腿，虽是一身脏，仍无法阻挡前进的步伐。田野和丁山之间有条小河，潺潺水声伴着阵阵鸟鸣，心旷神怡之感油然而生。跨过一座农民自制的木板小桥后，继续在山间小路上攀爬，不久便来到了自家的竹林。放眼望去，那金黄色的春笋好似一张被子，将未钻出的竹笋紧紧包裹，生怕它们着了凉。正当我沉浸在这幅画卷中，想象着被子下竹笋是不是正在奋力探出脑袋时，奶奶的一声叫唤把我拉回了现实。原来这短短的工夫，奶奶已经挖了好多，让我去捡笋。

挖笋是个技术活，要在厚厚的春笋下找到竹笋，还要完整地挖出，不由让我开始敬佩奶奶。由于长时间在学校读书，每天和唐诗宋词打交道的我和竹林之间早已没有了默契，不怕笑话，我在竹林里走来走去也发现不了被泥土抱在怀里的竹笋。有时我也能瞎猫碰上死耗子发现几棵竹笋，可惜每一棵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，原因自然是被我误踩。要是它们会说话，估计早就摸着头上的大包破口大

骂了。而奶奶不一样，在乡村土生土长的她，不需要用笋撬探路，只需目光一扫，便能找到笋的痕迹，笋撬一挖，一颗带着根和泥土的竹笋就呈现在眼前。在我看来，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魔术。所以童年记忆中，每次和奶奶上山挖笋，都像是一场邂逅惊喜的旅程。

结束这场“旅程”后，祖孙二人便满载而归。一上午的成果除了篮子里那带有些许泥土的竹笋外，还有裤腿上早已干了的泥巴。回到家，母亲便开始张罗午饭，她用那双灵巧的双手将竹笋沾满泥土的外衣脱下，随后将其切成小块放入锅中，倒入山泉水，并切几片房梁下的腌肉作为调味。一刻钟的工夫，竹笋的清香伴着腌肉的咸香从厨房传来，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厨房想要品尝竹林的恩泽，轻舀一勺放入嘴中，瞬间一股清香从口腔弥漫，直达心灵深处。

这一刻，我似乎与这碗竹笋达成默契，只因它在我身体深深扎根，待到来年春天，它将带着我对家乡的思念破土而出。

捧一缕竹香，揽一抹竹影。坐在窗前，望着烈日下静静伫立的棵棵翠竹，不由感慨时光飞逝。似乎它们拥有不寻常的魔力，将我所有的烦恼忧伤，都倾倒在那一片静静飘落的竹叶上，随它一同葬于土中……

生活况味

二胡悠悠

□钱续坤

我喜欢闻那浓淡相宜的松香，看那怡然陶醉的神情，听那如泣如诉的旋律。从小对乐器和乐谱就比较笃钝的我，不知怎的却对二胡情有独钟——

榴月·文学

石榴月文学